



德川家康

20

〔目〕 山冈庄八 著

徳川家康
山岡庄八著

江戸徳川家康



徳川家康

徳川家康の生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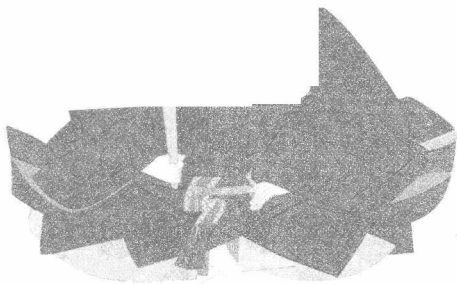
徳川家康

20

〔目〕

山岡庄八 著
岳远坤 译

策划 柏杨
の 海 出 版 公 司 二〇〇九・海



目
录

一 葵纹后继	1
二 茶屋回心	24
三 雏凤之声	43
四 长安遭戏	60
五 得天下者	77
六 阿胜夫人	100
七 疑生大坂	123
八 苦心谋国	136
九 独眼伊达	147
一〇 狼子野心	170
一一 大坂醉梦	186
一二 知己之人	201
一三 将军上洛	218
一四 大坂绝途	230
一五 胸怀如海	245

一 葵纹后继

庆长九年三月二十九，德川家康再次入驻伏见城。

家康封征夷大将军，已过一年零两个月。此间天下既定，但一向谨慎的家康并未因此而松懈大意。他明白，他一手打造的天下是否得民心顺民意，江户的所见所闻难以作为据，只有在江户之外才能看清楚。

是年二月，家康准许毛利辉元筑城。关原合战前，毛利氏年赋高达百万石，其实力与德川不相上下，但战后俸禄被削至三十万石，此次要筑的便是一个三十万石大名的城池。辉元提出三田尻、山口和萩三地备选，诚恳地征求家康意见。自大内氏以来，长州便是去朝鲜和大明国的必经之地，绝不可轻率行事。家康为辉元选择了萩，并注意观察世人对此事的反应。

九州乃军事要地，故必须和岛津氏齐心协力。家康到伏见之后，马上传来刚到京城岛津忠恒，首先在京都市木下为岛津选了一处宅地。不论岛津还是毛利，关原之战时都曾与家康为敌。但他们既已宣誓忠于家康新政，家康也并不拘泥于旧仇，而是充分显示器宇，让他们放心。

家康此次进京的另一个目的，乃是想知道皇宫和众

公卿对新政的看法。公卿对政务和舆论很是敏感，他们在皇族身边存活了千年，对于天下兴亡、世道治乱，拥有异常敏锐的嗅觉。对于家康这一年来所为，他们必有自己的看法。

家康遂于六月二十二进宫面圣，二十三入二条城，在此处静候前来问候的诸人。众人举动令家康有些意外。前来拜见的不仅有公卿，还有亲王和各皇家寺院住持。因是今年第一次见到家康，他们都毕恭毕敬致以贺辞。看得出来，他们比丰臣秀吉执政时显得更为安心。

家康遂于当日命伊势、美浓、尾张等七地武士协助井伊直胜，在曾为石田三成居城的佐和山新筑彦根城。井伊氏自南北朝以来便以忠于天皇而闻名于世，让井伊负责皇城守卫，使得京城坚不可摧，既是示威，也是安慰。

随后未久，家康接连收到三个喜讯。大久保长安差使来报，他在佐渡发掘出大量黄金。肥后人吉城主相良长每主动将母亲了玄院作为人质送到江户。这并非家康的要求，但其意义却非常重大，因为这表明武将也开始理解家康的新政了。

但与这两个消息比起来，第三个消息更让家康大快：阿江与夫人诞下一个男婴！

家康听到阿江与夫人终得男儿，是夜，兴奋得手足无措，马上令人掌灯。在江户时，家康下令修建镰仓八幡宫，在冈崎时亦供奉伊贺八幡，在伏见则尊崇男山八幡。或许，他一直在默默祈祷嫡孙的降生。

“大好！”掌灯之后，家康小心翼翼打开秀忠的信函，戴上眼镜，认真读了起来，“当起名为竹千代。”

在此之前，秀忠曾有过一个儿子。最先出生的是千姬，然后是子姬和胜姬，再后便生了一个男孩。秀忠据自己的乳名，为此儿取名长丸。家康对此名并不满意。既然秀忠被定为嗣子，那么长丸亦将成为德川之主，故“长丸”名略有不佳。当年为秀忠起乳名时，并未考虑过立他为嗣。家康认为，若是嫡长子，就应和德川所有嗣子一样，叫“竹千代”。这长丸亦并未如他名字那般长久，还不到一岁便夭折了。

“瞧瞧！我说过了吧？”家康当时道。但他立刻意识到，自己还从未对秀忠透露过对嫡孙取名的不满，于是感到一丝不安。

秀忠失望道：“下次让父亲大人赐名吧。”

秀忠乃是充分感受到了家康作为祖父的不满之后，方如此回答。可此后出生的又是一个女孩，取名初姬。如此一来，不管是秀忠还是阿江与夫人，甚至连家康，都有些心灰意冷，他们觉得，阿江与恐怕不会再生出男儿了，或者即使是生下男儿，恐也不会长命。如今却传来了这样一个消息，怎不大快人心？

快马加鞭前来报信的使者，乃是内藤次右卫门正次，他身子因过于兴奋而颤抖。

“主事者酒井河内守重忠啊。好好，这符合家规。”

信上写着，捧刀为酒井右兵卫大夫忠世，抱婴为腰物

奉行坂部左五右卫门正重，婴儿生辰为七月十七未时，母子平安。

“正次，大纳言如何？”

“镰仓八幡宫正在修建之中，大人认为此乃神旨，欢喜非常。”

“哦。古人云：君子之泽，三世而斩。这第三代啊，当用心调教。”

“是！”

“不管怎么说，得好生庆祝。正纯，通报全城，俱皆赏酒。大名们听说此事，不定亦会前来祝贺。令厨下预备酒菜。”

众人尽皆喜气洋洋。

家康自是快慰，对接踵前来致贺的人总是笑脸相迎。听完贺辞之后，他亦总要说上一句：“我让秀忠给他起名竹千代。”

很多人即便明白此话的含义，却不知他为何对每人都要说这句话。既然叫“竹千代”，这个孩子便是德川嗣子。但为何一向寡言的家康会向众人喋喋不休？竹千代还不知能否平安长大成人，再者，其是贤是愚，都还未知。像家康这等深谋远虑之人，自然不会不知这些。此子若成个不及寻常之人的白痴，又当如何？当然，这种事不便出口，因此子既可能成白痴，却也可能成一贤德之人。

不管怎么说，孩子的父亲乃是秀忠。所有家臣都把孩子认定为德川嗣子而无异议，其母为信长公外甥女、豪杰

浅井长政之女，血统无可指摘。经常将“人靠磨炼”挂在嘴边的家康，却为何忽略了这些，而对“竹千代”之名津津乐道？其中定有深意。本多正纯和板仓胜重面面相觑，大惑不解。过后，家康必会致书秀忠，就竹千代的乳母和老师等事提出自己的建议，彼时便能明白家康的用意。

对此事感到不解的似乎不只他们二人。前来致贺的侧室，便有人明确地说出了自己的疑问。那便是与前两年连续生下八子纪州赖宣、九子水户赖房的正木氏阿万夫人相处甚好的阿胜夫人。她和阿万夫人于天正十八年同日被家康纳为侧室，彼时她年方十三。阿胜初名阿八，乃是家康侧室当中为数不多以姑娘身出嫁者。她说话直爽，毫无顾忌。

“将军大人，竹千代不是您的乳名吗？”

“是，也是我祖父和父亲的乳名，是重要的名字。”

“哦。”她娇滴滴的，眨巴着眼睛，不解地看着家康，“大人要为他取这么重要的名字？”

“你觉得不好吗，阿八？”家康唯独允许阿胜在他面前撒娇，不仅因为喜欢她的美貌和才气，更是出于对十三岁就开始侍奉自己的她的怜爱之情。

“妾身不知好与不好。可妾身以为，这多少和大人您平时说过的话有出入。”

“出入？”家康一脸严肃地看着二十七岁的宠妾，反问道，“你认为哪里有出入？”

“大人常说人靠磨炼。因此，五郎太丸的母亲和长福

丸的母亲，都对孩子甚是严格，岂非有出入？”

家康不笑，单是转头看了看坐于一旁的板仓胜重。但胜重亦低头不语，他不知家康将会作何回答。

“阿八，你说过，你想养一个孩子？”家康突然改变了话题。

“是。”

“你生的市姬不幸夭折，今颇为寂寞。你现在养着的乃是长福丸的弟弟鹤千代，你是想要鹤千代做养子？”

“是。可是……”

“我明白。信吉虽不幸于去年亡故，但竹千代还有忠吉、忠辉、五郎太丸、长福丸、鹤千代这些叔叔。这些人都会经过严格锤炼，自能成为竹千代之良辅，故，即便竹千代体弱一些，也不妨事，最重要的乃是家臣。”

听了此言，阿胜夫人仍然有些不解，但板仓胜重和本多正纯却明白了家康的意思，他们互看了一眼，默默点头。

“好了，你下去吧，还有许多大名要来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要是还有不解的，你就跟他们解释说，因为有很多好家臣，竹千代天生便是‘竹千代’。”

阿胜夫人似亦明白了家康的意思。她两眼炯炯有神，郑重地施礼告退，“遵命！”

本多正纯和板仓胜重都松了一口气。他们无须再问。家康之所以要这般做，便是想告诉世人：休要轻举妄动。

刚满三岁的长福丸接替了去年亡故的信吉，被封到常

陆水户，俸禄二十五万石。他的兄长五郎太丸得封甲府二十五万石。对于家康分封其子，有人认为他有私心。可如今看来，那是在为秀忠生下男孩作准备。

前来拜贺的人仍然络绎不绝。人稍少之后，江户送来第二封书函。这次带着乳母、老师和侍童等人的备选名单，来征求家康意见。

太阳已经落山，大厅里点着蜡烛。家康早已令人带着让秀忠为孩子起名为竹千代的命令，出发去了江户。

众家臣这才明白，或许有侧室因为秀忠至今无子而生有妄念，母以子贵，儿子便是全部。若是十月怀胎生下的儿子成了秀忠养子，继承大业，成为第三代将军……她们很容易做起这样的梦。家康对此早生警惕。他力图以儒道教化世人，既把诸民分为士农工商四等，若是自己先破坏了长幼之序，又怎生令天下信服？

连阿胜夫人都想要鹤千代做养子，难说别人无这种心思。但她现在方知，这样的梦乃是不许。家康既然把一切已说明，岂容人再生非分之想？

正是出于这种想法，家康才在孩子尚在襁褓时，便确定了他们各自的领地。人须常常思虑。深思熟虑处理事务，方是为政之道。近日，板仓胜重深深体会到了这些。

“该来的都已过来了。都跟我去用饭吧。”家康起身离开，板仓胜重紧随其后，心里感到从未有过的充实和清爽，如被清水洗涤过一般。

“各位都用饭吧。内藤正次，你念念大纳言提出的人

选。要是有不妥，诸位只管直言。乳母、老师、侍童……这些人选都关系到天下的长治久安。”家康说完，端起酒杯。案上有五菜一汤，特别烧了一尾小鲷鱼。在自己人的宴会上，家康很少这般奢侈。陪席的除了本多正纯、永井直胜、板仓胜重、内藤正次、成濑正成外，还有卜斋和崇传。

内藤正次道：“稻叶佐渡守正成先前之妻福子为乳母，如何？此人……”

板仓胜重正欲说话，家康却抬手止住了他，胜重微微一笑。稻叶正成前妻福子，家康和胜重都颇为了解。还不知将要出生的婴儿是男是女时，阿江与夫人便拜托板仓胜重，让他在近畿为孩子寻个乳母。她定是估计这次出生的还是个女儿，才想找个京城的女人。而那时，福子正好带着养父稻叶兵库头通重的书函从美浓到了京城。胜重在调查她的身世后才知，福子乃是山崎合战后在近江大津被捕、并在粟田口被钉死的明智光秀家臣斋藤内藏介幼女。

看到家康摆手，内藤正次担心地问：“大人觉得不妥？”

“不，很好，我的意思是很合适。”家康道，“我们熟知她的出身，若是让她抚养竹千代，她定能一生带着感激之情，尽职尽责。在孩子出生之前，考虑到有可能生个男孩，我便让胜重把她带来，与她见了一面，是个诸方面都很是妥当的女人。你说呢，胜重？”

“是。此后大人把她送到了大内的民部卿局处。”

“那么，大人没有异议？”正次道。

“很好的人选，是可靠之人。”

内藤正次突然想笑，但马上又板起脸，他想起了在江户选乳母时的情形。

为孩子选乳母是件大事，可是被处以钉刑之人的女儿……有人纳闷不解，但民部卿局和阿江与夫人却力荐。那是因为，其他两位候选人都比阿江与夫人好看些。夫人是想找个强壮但不怎么好看的京城女子。在这一点上，福子的是个合适的人选。这就是正次想笑的原因。

“那么，老师也在此……”

“噢，读读吧，这里都是自己人，不用顾虑。”

正次从话里可以推测出，生下男儿时应该如何，家康和秀忠恐早已有过商量。若非如此，家康不会如此爽快。

“容禀：有酒井备后守忠利、青山伯耆守忠俊、内藤若狭守清次。”

“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好，未有异议。”言毕，家康如刚刚想到什么，注视着正次手中的信笺，“七日宴会可能已经来不及了，上边有无写关于三七宴会之事？”

“没有，这上边未写……”

“这可不行。既取名竹千代，当照例行事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德川家里的喜事就是谱代大名的喜事，听着，记下名字。大纳言不会有疏漏，就怕万一。”

“遵命。”正次道。

卜斋马上拿了纸笔递给正次。

“三七宴应于八月初八举行，是个吉日。出席宴会者：松平右马允忠赖、松平上总介忠辉、松平甲斐守忠良、西乡新太郎康员、松平丹波守康长、松平主殿助忠利、本多伊势守康纪、牧野骏河守忠成、最上骏河守家亲、松平外记忠实、松平伊豆守信一、小笠原兵部大辅秀政、水野市正忠胤、松平周防守康重……”家康微闭双眼，掰着手指，“若是有和七日宴重复的，听凭大纳言裁断。”

对于家康来说，这个男孩的出生，即是巩固太平的绝佳机会。听着听着，胜重觉得胸口开始疼痛：大人为了缔造太平盛世，已然赌上一切……

仔细想来也难怪。天下大名，何人比家康更加灾难深重？他生于乱世，灾苦连连。祖父和父亲都死于非命，三岁便被迫与母亲分离，六岁为质，十三年忍辱负重。即便挣出了牢笼，良多苦难依然接踵而至。好不容易力至远江，又在三方原遭遇灭顶之灾。那一役多么令人刻骨铭心，从家康这话中便可见出：“我带兵打仗的师父，乃是武田信玄，若无信玄公，我不定早就兵败身亡了。”

就是内庭诸事，起初也并不顺遂。信长公与家康结盟以后，家康正室筑山夫人为今川义元外甥女，始终对信长公抱有敌意，至死不变。设身处地为夫人想想，亦不难理解。信长杀了义元，家康却和他结盟，还让夫人十月怀胎生下的嫡子信康娶信长之女为妻。娘家血脉全无，仇家却蒸蒸日上，这口气，筑山夫人怎么也咽不下去。

但无奈之下杀妻的家康，亦甚是痛苦。事情还不止如此。长男信康乃是筑山夫人所生，信长公料定，这个诅咒织田氏、诅咒丈夫的女人生下的儿子，必会和武田胜赖勾结，图谋不轨，故令他切腹。板仓胜重知道，家康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。

家康的祖父、父亲、母亲、妻子和儿子，全被战乱夺去。若家康非是个执著于太平之人，他定已被残酷的乱世车轮碾了个粉碎。然而，家康不会让自己犯两次同样的错误，在品尝失败的苦涩时，他会从中发现下次成功的契机。

去岁新年，胜重曾问家康，身为所司代，为政应注意什么。家康道：“人一生如负重致远，不可急躁。以不自在为寻常事，则不觉不足。心生欲望时，当思先前困窘之日。”

言毕，家康又微笑道：“忍耐乃长久根本，愤怒是人生大敌。只知胜而不知败，自害其身。常思己过，勿怪人非。凡事过犹不及。”

这是家康对自己的严格戒律。胜重将这些话珍重记下，每日晨起都要朗诵一遍。

如今，家康终于等到了嫡孙出生。这个孩儿的祖父是征夷大将军，拥有着无上的权力。然而家康再怎么得意，也不至于忘形，因今日一切都是他艰苦奋斗所得。

家康定欲在今晚忘掉一切，做出一副怡然之态。若非如此，他怎会在饭桌上说起此等大事？但即便如此，他还是心念天下。

三七宴会邀请之人名单确定以后，家康愈发高兴，开始挑选侍童。

“大纳言大人提出的人选有：永井大人三子熊之助。”正次偷偷看了父亲直胜一眼，道，“然后是水野市正义忠大人次子清吉郎，以及福子夫人的孩子，即稻叶佐渡守正成三男千熊……”

“哦，阿福的孩子也被选进来了？近来大纳言做事很周到啊。”

“真没想到。”板仓胜重似乎有些意外，插嘴道，“在下记得福子夫人说，她和佐渡守性情不合，已分开了。”

“这便是关键所在。大纳言生性严谨，此番打破常规，将与丈夫分离之妇的儿子选为侍童，诚属不易。其实，无论夫妇之情如何，女人最难舍弃的便是孩子。于是让她带一个亲生孩子在身边。这样，阿福自会心存感激，一心一意侍奉孙儿。用人时，不能让人心慰，人定不会尽全力。”家康这般说着，又道：“阿福有几个孩子？”

“好像有三个男孩。”

“三个？哈哈！她丈夫还不满意？真是个好强的女子啊。表现得好，另外两个孩子日后自会提拔。正次，你让大纳言这般对她说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其他呢？”

“目前只此三人。”

“太少了。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，感情非同一般。只有

三个可不行。我记得大纳言的乳母大姥局的兄弟好像有个年龄合适的儿子，好像是叫什么七之助。转告大纳言，加上他。”

“遵命。”

“方才的名单里好像有直胜的三子。”

“是，熊之助。”

“有两个熊，是好搭档。这熊之助今年多大？”

“五岁。”

“这么说，七之助稍大些。他们都是竹千代的贴身侍童，年龄有大有小，人愈多愈好。对了，松平右卫门佐家里也有一个，好像叫长四郎，是养子，原为大河内金兵卫之子，因生得聪明伶俐，被右卫门佐收为养子。他也可。再，阿部左马助之子，他也能成大器。总之，要在竹千代周围调教出一大批人才。要抱着这样的心思，广泛搜罗人——你就这般告诉大纳言。”

主公仍然回到了人才调教上，板仓胜重心中不由暗笑。

归根结底，人之贤愚乃是由其心念决定。就板仓胜重所知，人各有所求。以柳生石舟斋为例，无论看什么想什么，他都会与兵法结合一处。会见禅僧，出席茶会，听讲儒学，谈论国学神道，他都会将自己的体会与兵法联系在一起。对于他，兵法即是性命。正因为这种执著，他才成了兵法大家。已经亡故的淀屋常安，在开垦中之岛时，一心一意；做大米生意时，颇为忘我。信长公与秀吉公对统